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德〕海德格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德〕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4106-6

I. 在... II. ①海... ②孙... III. 语言—现象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77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在 通 向 语 言 的 途 中
(修 订 译 本)
〔德〕海德格尔 著
孙周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106-6/B·599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4 年 9 月(修订译本)	印张 9 1/8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9.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0 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 36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 4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目 录

语 言.....	1
诗歌中的语言	
——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	29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	
——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	86
语言的本质.....	146
词 语.....	214
走向语言之途.....	237
说明.....	272
编者后记.....	275
人名对照表.....	278
译后记.....	279
修订译本后记.....	283

语 言

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话，在睡梦中说话。我们总是在说话。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候，我们也总是在说话。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着某项活计，或者只是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话。我们总是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说话。我们说话，因为说话是我们的天性。说话首先并非源出于某种特殊的欲望。人们认为，人天生就有语言。人们坚信，与植物和动物相区别，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这话不光是指，人在具有其他能力的同时还有说话的能力。这话的意思是说，惟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这是威廉姆·冯·洪堡的一个讲法。然而，有待思索的事情还是：何谓人？

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触处可见语言。所以用不着奇怪，一旦人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他便立即遇到语言，从而着眼于由语言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的决定性方面来规定语言。人们深思熟虑，力图获得一种观念，来说明语言普遍地是什么。适合于每个事物的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称之为本质。按流行之见，一般地把普遍有效的东西表象出来，乃是思想的基本特征。据此，对语言的思考和论述就意味着：给出一个关于语言之本质的

观念,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区别开来。^①我这个演讲仿佛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但本演讲的标题并不叫“论语言的本质”,而只是叫“语言”。我们说“只是”,同时又显然立下了一个十分狂妄的超出我们的意图的标题,尽管我们在此满足于对语言作一些探讨。然而,关于语言的谈论或许比关于沉默的写作还要糟糕。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以强暴,并不想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我们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的、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

探讨语言意味着:恰恰不是把语言,而是把我们,带到语言之本质的位置那里,也即:聚集入大道之中。^②

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语言本身就是语言。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能够计算一切,因而最为盛气凌人;它称前面这种话是毫无内容的同义反复。仅仅把同一回事情说上两遍——语言是语言,这如何让我们深入呢?但我们并不想深入更远的地方。我们惟求仅此一次便达于我们已经居留的所在。

因此我们就要思量:语言本身的情形如何?因此我们就要问: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我们答曰:语言说话(*Die Sprache*

① 此句中的“观念”(Vorstellung,或译“表象”)的动词形式就是前句中的“表象”(vorstellen)。——译注

② 海德格尔强调“探讨”(erörtern)与“位置”(Ort)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可参看本书第二篇文章开头的讨论。这里译为“大道”的 Ereignis 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词语,也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题。有关该词的译解,参看本书“译后记”。——译注

spricht)。这当真是一个答案吗？也许就是吧；也就是说，在我们弄清楚了什么叫说话之时。

于是，对语言的深思便要求我们深入到语言之说话中去，以便在语言那里，也即在语言之说话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话中，取得居留之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达某个领域，在此领域范围内，下面这样一回事情或成功或失败，即：语言从这个领域而来向我们道出其本质。我们把说话委诸语言。我们既不想根据非语言本身所是的其他东西来论证语言，也不想用语言来说明其他事物。

1784年8月10日，哈曼致信赫尔德尔，信中写道（见《哈曼文集》，罗特编辑，第七卷，第151—152页）：

“倘若我像德莫斯提尼斯^①那样口若悬河，那么，我顶多也只能把一个惟一的词语重复三遍：理性就是语言，就是λόγος[逻各斯]。我啃着这块硬骨头，并将终身啃咬下去。对我来说，在这一深渊之上始终还是幽暗莫测的。我却总是翘首期待着一位天使，为我捎来一把开启此深渊之门的钥匙”。

对哈曼来说，此种深渊在于：理性就是语言。哈曼试图去道说何谓理性；做这种努力时，他回到语言那里。对理性的考察落入某个深渊深处。但此种深渊仅仅由于理性是以语言为依据的吗？甚或，语言本身就是这个深渊吗？我们所说的深渊是基础之消失和

① 德莫斯提尼斯(Demosthenes)：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译注

基础之缺乏,我们因此要寻求基础并企图达到某个基础。^①然而我们现在并不是追问什么是理性,而是要径直沉思语言,并且把“语言是语言”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命题当作我们的指导线索。这个命题并没有把我们带向语言所赖以建基的其他事物那里。它也不是要说明语言本身是不是其他事物的基础。“语言是语言”,只消我们坚持在这个命题所道说的东西那里,它就让我们盘桓于某个深渊之上。

语言是:语言。^②语言说话。如若我们一任自己沉入这个命题所指示的深渊中,那我们就没有沦于空洞。我们落到一个高度,其威严开启一种深度。这两者测度出某个处所,在其中,我们就会变得游刃有余,去为人之本质寻觅居留之所。

对语言的沉思意味着:以某种方式通达语言之说话,从而使得这种说话作为那种允诺终有一死者的本质以居留之所的东西而发生出来。

那么,何谓说话呢?流俗之见认为,说话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说话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根据这种语言规定,有三点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并且最主要的一点:说话是一种表达。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这是最为流行的观念了。这种观念以这样一种想法为前提:一个内在的东西表达自己。如果把语言看作表达,那就是从外部

^① 德文中“深渊”(Abgrund)一词由否定性前缀 Ab- 加“基础”(Grund)构成。
——译注

^② 德语原文为:Die Sprache ist; Sprache。——译注

来表象语言,而这恰恰是由于人们通过回溯到某个内在之物来说明表达。

其次,说话是人的一种活动。据此我们必得认为:人说话,并且人向来说一种语言。我们因此不能认为:语言说话;因为后者乃意味着:语言才产生人,才给出(er-gibt)人。倘若这样来看,则人就是语言的一个保证了。

最后,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

人们早已知道,上述对语言特性的标画是不足以界定语言之本质的。而当人们把语言之本质确定为表达时,人们便给它以一个更为广大的规定,即:人们把表达看作人类各种活动中的一种,并把它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

与这种把语言标画为纯粹人类功能之一的做法相对,另外有人强调,语言之词语有其神性的本源。《约翰福音》序言开篇就说,词语最初与上帝同在。^①但人们不光是要把本源问题从理性逻辑的说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想消除对语言的纯粹逻辑描述的界限。与那种把概念当作词语意义的惟一特性的观点相反,人们把语言的形象特征和符号特征推到突出的地位上。于是乎,人们致力于生物学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神学和诗学,以期更为广泛地描述和说明语言现象。

可是,人们在那里首先把一切陈述与自古以来起决定作用的

^① 通行中译文作:“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参看《新约·旧约全书》,中译本,南京1994年。——译注

语言显现方式联系起来。人们因此强化了语言之本质整体已经凝固的方面。所以，二千五百年以来，逻辑语法的、语言哲学的和语言科学的语言观念才始终如一，尽管关于语言的知识已经不断地增长和变化了。人们甚至可以把这一事实引为一个证据，来说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无可动摇的正确性。没有人胆敢宣称上述语言观——即认为语言是对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现——是不正确的，甚或认为它是无用的而加以摒弃。上述语言观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于某种对语言现象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在任何时候都能在语言现象中进行。所有与语言现象之描述和说明结伴而来的问题，也都是在这一正确性的范围内活动的。

然而，关于这些正确的语言观念的异乎寻常的作用，我们还少有思量。这些观念仿佛是不可动摇的。它们在对语言所作的不同科学考察方式的领域中大获全胜。它们植根于古代传统之中。不过，它们全然忽视了语言最古老的本质特性。因此，尽管这些观念是古老的和明确的，但它们从未把我们带到作为语言的语言那里。

语言说话。语言之说的的情形如何？我们在何处找到这样一种说话？当然，最有可能是在所说之话中。^①因为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已经达乎完成了。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在所说之话中，说话总是蔽而不显。在所说之话中，说话聚集着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即它的持存，它的本质。但我们所发现的

^① 此处“所说之话”(das Gesprochene)也可译作“所说”、“被说者”或“被说出的东西”等。——译注

往往只是作为某种说话之消失的所说。

因此，如若我们一定要在所说之话中寻求语言之说，我最好是去寻找一种纯粹所说，而不是无所选择地去摄取那种随意地被说出的东西。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眼下我们还不得不听任这个句子为一个赤裸裸的断言。如若我们能成功地从一首诗那里听到纯粹所说，我们就不妨这样做。但该是哪一首诗对我们说话呢？这里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而又没有完全专断的危险。何故？因为如果我们深思的是语言之说，则语言的本质现身就已经趋迫我们思想了。依照这一联系，我们要选择一首诗作为纯粹所说，它比其他诗歌更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初步去经验这一联系的确凿性。我们且来倾听这种所说之话。这首诗的标题是《冬夜》。全诗如下：

冬 夜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映照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在初稿中，第二节的后面两行和第三节如下（致卡尔·克劳斯的信，1913年12月13日）：

爱的柔力充满恩惠
愈合了他的创伤。

啊！人赤裸裸的痛苦。
默默地与天使相搏，
为神圣的痛苦所驱迫，
人默然乞求上帝的面包和美酒。

（参看 G. 特拉克尔诗歌的瑞士新版本，库特·奥维兹编，苏黎世 1946 年）。

这首诗是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写的。但在这里，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其他任何一首伟大的诗篇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一首诗的伟大正在于：它能够掩盖诗人这个人 and 诗人的名字。

这首诗由三节构成。其格律和韵式可以根据诗韵学和诗学的规矩准确地加以规定。诗的内容亦明白可解。所用的词没有一个是冷僻模糊的。当然，有几行诗读来有些怪异，譬如第二节的第

三、四行：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第三节第二行读来也令人吃惊：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但这几行诗也表明这首诗所用形象的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增添了诗的魅力，强化了艺术形象的美感上的完满。

诗描写一个冬夜。第一节写户外的情形：落雪和晚祷钟声的鸣响。由户外而及室内。雪花飘落在窗上。钟声的鸣响传入各家各户。在家里一切都已备好，餐桌已经摆布好。

第二节道出相反的情况。当许多人在家里正适意地坐在餐桌旁时，几个无家可归的人却漫游在黑暗的路上。而这种或许十分艰难的道路有时也通向庇护性的家的大门。这一点却没有专门表现出来。诗中倒是指出了恩惠之树。

第三节把漫游者从黑暗的户外请进光华照映的室内。许多人的家及其日常餐桌成了教堂和圣餐桌。

我们还可以更清楚地分析诗的内容，更准确地勾勒诗的形式。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仍然处处为千百年来流行的语言观念束缚着。根据这种观念，语言就是人对内在心灵运动和指导这种心灵运动的世界观的表达。我们能打破这种语言观念的禁锢吗？何

以我们要打破它呢？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说话。我们现在是在诗歌中寻找语言之说话。可见，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就在所说之话的诗意因素（das Dichterische）之中。

这首诗的标题是《冬夜》。由这个标题，我们期望这首诗对某个真实的冬夜作一番描写。但这首诗却没有表现出某时某地的某个真实冬夜。它既没有单纯描绘某个已经在场的冬夜，也不想为某个不在场的冬夜创造一个在场的假象和印象。当然不是喽！人们会回答说。众所周知，一首诗歌就是创造。^① 甚至看起来是在描述的地方，诗歌也在创造。诗人在创造之际构想某个可能的在场着的在场者。通过创造，诗歌便为我们的表象活动想象出如此这般被构想出来的东西。在诗歌之说话中，诗意思象力道出自身。诗歌之所说是诗人从自身那里表说出来的东西。这一被表说者通过表说其内容而说话。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多样的表说（Aussprechen）。语言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是表达。然而，这个结论与“语言说话”这一命题相悖，后者假定，说话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表达。

即使我们从诗意创造（Dichten）方面来理解诗歌之所说，所说之话也总是一再地、而且总是仅仅向我们显现为一种被表说出来的表说，宛如受某种强制。语言就是表达。为什么我们不与这一事实妥协呢？这是因为，这种语言观念的正确性和广泛流传，并不

^① 这里的“创造”原文为 Dichtung（其动词形式为 dichten），它在海德格尔著作中区别于诗歌（Gedicht, Poesie）。我们根据不同语境也译之为“作诗”、“诗”、“诗意创造”等。——译注

足以充当关于语言之本质的探讨工作的基础。我们如何来测度这种不足？为了能做这种测度，我们岂不要找到另一个标准吗？当然喽！这一标准就表现在“语言说话”这个命题中了。直到现在，这个指导命题才避开了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不是从说话本身来思考说话，而是即刻把它抛掷到表达现象之中。我们之所以引上面这首诗，因为它以一种不能进一步解释的方式宣示了一种适切性，表明它特别适合于为我们探讨语言的尝试提供某些卓有成效的暗示。

语言说话。这同时并且首先意味着：语言说话。^① 是语言而不是人说话吗？这个指导命题所要求我们的，难道不是益发糟糕吗？莫非我们还想否认人是说话的生灵吗？绝不。我们并没有否认人是说话的生灵，一如我们没有否认那种以“表达”为名对语言现象作分类整理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要问：人何以说话？我们要问：什么是说话？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这一说话命名了雪花，在白日渐渐消失之际，雪花无声地落到窗上，而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在这场落雪中，一切持存者更长久地持存。因此，那每天在严格限定的时间里敲响的晚祷钟声才显得在悠悠长鸣。这种说话命名了冬夜时分。此种命名是什么呢？

^① 此句原文为：Die Sprache spricht，与前句只有重点号位置的不同。——译注

它只是把某种语言的词语挂在那些可想象的、熟悉的对象和事件（诸如雪花、钟声、窗户、降落、鸣响等）上吗？不是的。这种命名并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之中。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旁。但这种带到近旁并非带来被召唤者，从而把它置于最切近的在场者领域中，并且把它安置于其中。召唤当然有所唤来。它于是把先前未被召唤者的在场带入某个切近处。但由于召唤有所唤来，它就已经向被召唤者召唤了。唤向何方呢？向远处，在那里被召唤者作为尚不在场者而逗留。

这种唤来(Herrufen)召唤入某个切近处。但召唤依然不是从远处夺取被召唤者，后者通过唤往(Hinrufen)保持在远处。召唤唤入自身，而且因此总是往返不息——这边入于在场，那边入于不在场。落雪和晚钟的鸣响此时此际在诗歌中向我们说话了。它们在召唤中现身在场。然而，它们绝不是沦为此时此际演讲大厅内的在场者。何种在场状态是更高的呢？是摆在眼前事物的在场状态呢，还是被召唤者的在场状态？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这两行诗宛若陈述句，仿佛是强调说明现成事物的。诗句中确定的“是”听起来就是这样。^①但它有所召唤地说话。诗句把备

① 上面两行诗的德文原文为：Vielen ist der Tisch bereitet/ und das Haus ist wohlbestellt. 中译文没有显出其中的系动词“是”(ist)。——译注